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四十一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卷四十一



廣文選卷第一

編號 D7920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天地廣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俾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廣文選卷第四十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四十一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疏三廣

救陳湯疏

谷子雲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揚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

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日記入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言黑龍見疏

谷子雲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曠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悟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

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懋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須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媠嫚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



為高積土為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
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驪山靡散天下五年不成
而後反故又廣旰營表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
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宄
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
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
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
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
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
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
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
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剛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
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
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
私奴車馬婚出之具克已復禮毋二微行出飲之過以
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旣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
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隱笞誅
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
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
郵振抹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
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屢
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旣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
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

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鄙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論微行宴飲疏

谷子雲

臣未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封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未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未幸得免於言責之幸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旣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膺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未幸得給事申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因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酒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

怨則卦氣悖亂咎微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
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
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
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夫去惡奪
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
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
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
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
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
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
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
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
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
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
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
之中臣妾之家幽間之處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
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
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
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
上可不致謹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
無復與羣小媿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
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
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
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

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
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
百姓困而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曷曰屯其膏
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
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
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
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死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
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
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
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
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

自閏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然
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

屢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
服揀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
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
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輪造作以助大司農流
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
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
勞二工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
太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
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
之性䟽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二難
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二舊愆厲精致政至



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
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

論神怪疏

谷子雲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
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
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
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治變化堅冰
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
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盈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
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



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
郤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
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音男童女入海求
神僊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
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
神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見尊盛至妻公主爵位
重象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
擊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
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王女鉅鹿神人
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
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踈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
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
姦人有以窺朝者

訟馮奉世疏

杜子夏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
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
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
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
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
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
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
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
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
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
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成功白著爲世使表
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
司議

上徙都成周疏

翼少君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
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
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
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
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
不爲其積土甚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
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

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
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
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
建滎陽扶河東南比千里以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
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羗胡之難陛下
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
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
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善治宮館
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
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
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
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
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克配上帝宜
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
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
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
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無周召之
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
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
可以不懷休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
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
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
以末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
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



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論治河䟽

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溢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廼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



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人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

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漑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漑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潁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漑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

擇賢疏

王公仲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寬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

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
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
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
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
新文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
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
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
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
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
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
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
謹帝載麒麟煥使始謹勳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
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臣記善忘過容畜臣
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爲臣職者人
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今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
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遂問狀時見
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
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
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圖朝廷也

廣文選卷第四十一